

文明型国家研究综述（2023 年第一季度）

张 依

2023 年 1 月，美国政治理论杂志《泰洛斯》(Telos) 推出了《文明型国家与自由帝国》主题专刊。^① 2023 年 2 月，美国人文杂志《思想》(Noema)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探讨了文明型国家与当前的世界格局。^② 2023 年 3 月，美国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刊登了“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印度”专题，以印度为研究案例，深入分析了文明型国家和未来的全球政治叙事。^③ 这些都体现出，文明型国家的理念、话语和叙事在世界范围内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梳理了 2023 年第一季度全球学界、政界和媒体界围绕文明型国家进行的相关研究与讨论。

一、国内关于文明型国家的研究和讨论

2023 年 2 月 24 日，“今日中国”新书发布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召开，中国外文局旗下的新世界出版社作为主办方，在会上宣布了“今日中国”项目的首批出品图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李勇刚的著述《中国韧性：一个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的历史足迹》中、英文版入选。^④ 2021 年，李勇刚博士即在《团结报》发表文章，强调中华民族要坚持其文明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承担一个文明型大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沉担当”^⑤。在《中国韧性》一书中，李勇刚从文明角度切入，紧密围绕文明主题，通过对比西方海洋文明与中华农耕文明，深入论述了中西文明的差异。接着，李勇刚又聚焦中国历史上数个重要的时期节点（由殷至周、自周到秦、唐宋之间、元清之变），系统详实地梳理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思维模式等，阐释了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历史与文化因素。^⑥

2023 年 3 月，《东方学刊》2023 年春季刊推出了“全球政治中的文明型国家”专题，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印度等国的 7 位专家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研究，内容涵盖文明型国家元叙事研究（张维为）、文明叙事的复兴（强世功）、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印

① Telos 201 (Winter 2022): *Civilizational States and Liberal Empire*, January, 2023.

② Noema Magazine (February, 2023), <https://www.noemamag.com>, retrieved March 5, 2023.

③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99, Iss.2.

④ 《中国外文局参加第 35 届北京图书订货会》(2023 年 3 月 10 日)，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网站，http://www.cicg.org.cn/2023-03/10/content_42288934.htm，最后浏览日期：2023 年 3 月 15 日。

⑤ 李勇刚：《中国共产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2021 年 11 月 9 日)，团结网，http://www.tuanjiewang.cn/2021-11/09/content_8920280.htm，最后浏览日期：2023 年 3 月 9 日。

⑥ 参见李勇刚：《中国韧性：一个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的历史足迹》，新世界出版社 2021 年版。

度（欣多尔·圣古塔）、文明型国家与全球政治叙事（马丁·雅克）等议题。^①伴随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在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关于文明型国家的相关研究也更多地涉及具体的区域国别方面。2023年4月1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发表时评，探讨了“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在时评中，刘宗义强调了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历史和当前世界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印度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型国家”，呼吁中印两国从文明复兴的高度寻求共鸣和理解。^②

二、国外关于文明型国家的研究和讨论

2023年伊始，西方学界已经多次围绕文明型国家主题推出专刊或召开研讨会：如上述的《泰洛斯》《思想》《国际事务》等国际知名杂志在第一季度纷纷设立“文明型国家”专题，系统研究和讨论了与文明型国家相关的诸多议题。2023年2月8日，美国主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举办线上研讨会，主题为“重新审视中国的崛起、阻力和韧性”，在研讨会中，来自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丹佛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等高校和智库机构的专家学者，就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民族国家叙事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中国崛起和文明型国家叙事的影响力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③

（一）关于文明型国家的主要议题研究

在诸多论文和研讨中，大部分研究者都对西方自由主义和所谓“普世价值”面临的困境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对当今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发生的变化也都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

2023年1月，匈牙利多瑙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埃里克·亨德里克斯（Eric Hendriks）在《泰洛斯》杂志的《文明型国家与自由帝国》专刊发表论文，指出由于地缘政治力量的变化和美式民主文化的日渐衰落，美国（西方）作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旗手的昔日威信也正在相应减弱。因此，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型国家——以中国为主要代表——都选择不再跟从西方设立的自由民主标准，而是立足本国文明，重新看待世界秩序，并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中汲取优秀思想，对抗旧有的西方中心世界格局和所谓“普世价值”。^④2月6日，《民主文摘报》（*Democracy Digest*）刊登文章，分析中国的文明型国家建设，文章表示，“自由主义西方……不是专属于西方或欧洲的价值观一样”^⑤。

2023年3月，剑桥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艾玛·玛德斯利（Emma Mawdsley）受邀担任《国际事务》期刊的客座编辑，组织了一期以“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印度”为主题的专刊，精选刊载了七篇研究论文。其中，牛津大学国际政治与南亚关系学副教授凯特·沙利文·德埃斯特拉达（Kate Sullivan de Estrada）的文章《何为世界导师？作为全球变革力量的印度文明教育》表

① 参见《东方学刊》2023年春季刊，第1—37页。

② 刘宗义：《“全球文明倡议”与中印关系的未来》（2023年4月1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https://www.sis.org.cn/sp/14760.j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4月20日。

③ DemDigest: “China’s ‘Civilizational State’ Losing Its Sharp Power Edge” (February 6, 2023), Democracy Digest, <https://www.demdigest.org/chinas-civilizational-state-losing-its-sharp-power-edge/>, retrieved March 5, 2023.

④ Eric Hendriks-Kim, “The Polemics of China’s Counter Cosmopolitanism”, *Telos* 201 (Winter 2022), January, 2023.

⑤ DemDigest: “China’s ‘Civilizational State’ Losing Its Sharp Power Edge”.

示,“印度当前外交政策中的文明型国家投射与动荡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相互交织纠葛”,并指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既遭到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巨大负面影响,又受自身的虚伪和欧洲中心主义所累,影响力已经被大幅削弱。沙利文还认为,从印度总理莫迪和外交部长苏杰生所代表的印度政府对国际社会种种非议的回应可以看出,印度正在向世界表明,它很乐意与西方分享作为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经验。^①4月8日,记者亚历山大·安东尼奥(Alexander Antonio)在法国《大洲报》(*Le Grand Continent*)发表文章,称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正在寻求通过文明价值对抗西方中心主义,并建构尊重文明多元和多样性的“新型世界秩序”(un nouvel ordre mondial)。^②

(二) 关于文明型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

从诸多论文和研讨来看,当前世界范围内对文明型国家的相关研究还呈现出逐渐细化至具体的区域国别案例研究的趋势,其中获得聚光度最高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等,同时,关于欧洲和美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研究案例的讨论也在逐渐增加中。

2023年1月,《泰洛斯》杂志推出专刊《文明型国家与自由帝国》,专刊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即聚焦中国,《泰洛斯》编辑、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大卫·潘(David Pan)在专刊导言中写道,“今天,自由帝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中国”,因此,对以“文明型国家”为代表的中国原创性理论、话语和叙事的研究至关重要。^③这一部分共刊登了四篇文章,分别讨论了中国对西方所谓“普世主义”的解构、中国历史上“天下”观的理论建构、文明型国家叙事对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叙事和基于民族国家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挑战等议题。

《泰洛斯》专刊的第二部分则将研究对象转向了俄罗斯。英国政治学者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认为,从2014年开始,一场新的冷战已经开始成形,结为联盟的自由主义西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角力。萨克瓦还指出,如果在20世纪末的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试图向全世界输出自由民主的治理模式,强推自由霸权,那么今天正在成形的第二次冷战本是可以避免的。^④美国翻译家、政治学者保罗·格雷尼尔(Paul Grenier)的文章重点关注和研究了一些俄罗斯思想家——如康斯坦丁·克雷洛夫、瓦迪姆·辛布爾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等——对西方的态度、对不同文明类型的区分法和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思考。^⑤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指出,俄罗斯对西方的批判之一是针对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叙事的“道德虚无”,并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是西方现代性中最具破坏性的地方。^⑥美国加州神学院副教授马修·达尔桑托(Matthew Dal Santo)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帝

① Kate Sullivan de Estrada, “What is a Vishwaguru? Indian Civilizational Pedagogy as a Transformative Global Imperativ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99, Iss.2.

② Alexandre Antonio, “Un État-Civilisation Pour Le Parti” (April 8, 2023), *Le Grand Continent*, <https://legrandcontinent.eu/fr/2023/04/08/un-etat-civilisation-pour-le-parti/>, retrieved April 10, 2023.

③ David Pan, *Telos* 201 (Winter 2022), January, 2023.

④ Richard Sakwa, “Civilizations, Autonomy, and War”, *Telos* 201 (Winter 2022), January, 2023.

⑤ Paul Grenier, “Konstantin Krylov’s Ethical Theory and What It Reveals about the Propensity for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Telos* 201 (Winter 2022), January, 2023.

⑥ John Milbank, “A Tale of Two Monsters and Four Elements: Variations of Carl Schmitt and the Current Global Crisis”, *Telos* 201 (Winter 2022), January, 2023.

国追求世俗化，并通过将宗教与政治分离，进而对所有价值观进行世俗化处理，而相反地，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俄罗斯则将政治视为神圣之物。^①英国政治学者阿德里安·帕布斯特（Adrian Pabst）呼吁西方不要步入盲目认同自由主义和将西方文明狭隘地等同于自由主义文明的误区，而是应该追溯自身的文明历史，从中汲取优秀传统，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基础。帕布斯特还主张，构建由共同遗产、共同目标和共同契约相联结的国家联盟所主导的全球秩序，并期待这样构建的世界秩序能够在未来“使俄罗斯重新融入西方的文明秩序，并避免与中国的摩擦升级”^②。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素·伯曼（Russell Berman）认为，文明型国家追溯的是悠久传统和具象的价值观。^③

除了《泰洛斯》的专刊之外，2023年2月6日，张维为教授在美国伯格鲁恩研究院的期刊《思想》发表论文，论述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及其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质疑。^④2023年2月20日，俄罗斯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阿列克谢·德罗宾宁（Alexey Drobinin）在《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杂志发表文章，从文明、文明型国家、文明共同体等视角解读和阐释了俄罗斯关于多级世界的观点。德罗宾宁还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10月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的讲话，认为普京总统明确阐述了如何用文明作为“理解、描述和构建多级体系的方法论基础”。^⑤2023年3月，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论文集《世界争鸣》中发表论文，讨论了在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长期战后时间内，中国关于战争、文明和基础设施的叙事，并追踪了中国关于“全球”概念的思考脉络，认为其中的思维变化和中国世界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拉纳·米特还指出，今天的中国有两套主要话语，目标都是将中国塑造为全球秩序的重要成员，其中之一就是“基于中国悠久历史传承的文明型国家叙事”，另一套是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的叙事。^⑥2023年3月24日，《思想》杂志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发表文章，以3月20日至22日的中俄元首会晤为切入点，讨论了中俄两国的文明主张、文明身份构建和文明型国家叙事。^⑦

同在2023年第一季度，《国际事务》期刊也于3月推出了“文明型国家”研究专刊，并将目光聚焦于印度。专刊特邀编辑艾玛·玛德斯利在引言中表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和实践正在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兴趣，近年来，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世界范围内关于文明型国家的各种版本迅速增加，“尤其是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和美国”。^⑧在专刊收录的论文中，印度贾瓦

① Matthew Dal Santo, “Russia, the Ukraine War, and the West’s Empire of Secularization”, *Telos* 201 (Winter 2022), January, 2023.

② Adrian Pabst, “Renewing the West’s Unique Universalism”, *Telos* 201 (Winter 2022), January, 2023.

③ Russell A. Berman, “Empire, State, Nation: Glory to Ukraine”, *Telos* 201 (Winter 2022), January, 2023.

④ Zhang Weiwei, “China Rises as the Ideal Civilizational State” (February 6, 2023), *Noema Magazine*, <https://www.noemamag.com/china-rises-as-the-ideal-civilizational-state>, retrieved March 5, 2023.

⑤ Alexey Drobinin, “The Vision of a Multipolar World: The Civilizational Factor and Russia’s Place in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February 20, 2023),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the-vision-of-a-multipolar-world/>, retrieved March 5, 2023.

⑥ Rana Mitter, “The Chinese Global in the Long Postwar: Narratives of War, Civiliz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ince 1945”, in Daniel Deudney et al., eds., *Debating Worlds: Contested Narratives of Global Modernity and World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⑦ Nathan Gardels, “Reviving The Realm Of Czars And Emperors” (March 24, 2023), *Noema Magazine*, <https://www.noemamag.com/reviving-the-realm-of-czars-and-emperors>, retrieved March 30, 2023.

⑧ Emma Mawdsley, “Introduction: India as a ‘Civilizational St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99, Iss.2, p. 427.

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贾亚蒂·斯里瓦斯塔瓦 (Jayati Srivastava) 以《“新”印度的文明型国家叙事与美学》为题,梳理了从尼赫鲁、甘地,直到今天的莫迪政府提出的文明主张,并提出了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三个美学基础:国家与女性;大印度 (Akhand Bharat);印度作为“世界导师”。^① 牛津大学副教授凯特·沙利文则着眼“世界导师”这一概念,将印度提出的文明主张和文明教化使命与今天印度在国内外谋求的变革性角色结合起来,并深入探讨了印度和其他后殖民国家在国际社会上长期面临的缺乏认可的问题。^② 印度贾达普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希巴希斯·查特基 (Shibashis Chatterjee) 和圣泽维尔学院政治学副教授乌达扬·达斯 (Vdayan Das) 合著的文章重点研究了印度从尼赫鲁主义到印度主义的文明主张在南亚地区的影响。^③ 土耳其卡拉德尼兹技术大学青年学者艾斯拉·纳托克 (Esra Nartok) 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青年学者普莱娅·查科 (Priya Chacko) 将关注点都放在了经济方面。纳托克研究了2010年成立的世界印度教经济论坛 (World Hindu Economic Forum, WHEF), 从论坛的组成结构和组织方式论述了古印度文明、印度教主张和殖民历史等对印度的综合影响。^④ 查科则以莫迪总理提出的“自力更生印度计划” (Atmanirbhar Bharat Abhiyan) 为研究案例,探讨了印度教和印度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⑤ 埃默里大学副教授拉妮·辛格 (Rani Singh)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蒂姆·温特 (Tim Winter) 合作的论文从印度教、印度主义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了文明话语如何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⑥。德国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豪格 (Sebastian Haug) 博士和剑桥大学政治学者苏普莱娅·罗伊舒杜里 (Supriya Roychoudhury) 的文章则从印度拓展到土耳其,比较分析了两国的文明主张,并呼吁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后殖民国家发展多元文明的可能^⑦。

除此之外,2023年3月9日,耶鲁大学青年学者本尼迪克特·柯勒律治 (Benedict Coleridge) 在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文章主张,在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外交关系愈加亲密的当下,澳大利亚对印度应该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瑜伽、板球等传统元素之外,澳大利亚还应该充分认识到,印度是一个复杂的文明型国家。^⑧ 在印度国内,从内阁官员、专家学者到新闻媒体,也都围绕文明型国家和印度的文明型国家实践展开越来越多的讨论。2023年1月,印度学者维贾伊·普拉萨德 (Vijay Prashad) 博士接受专访,深入探讨了文明型国家概念的解读、文明型国家与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叙事的关系、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独特之处和印度的

① Jayati Srivastava, “The Narratives and Aesthetics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 in the ‘New’ Ind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99, Iss.2.

② Kate Sullivan de Estrada, “What Is a Vishwaguru? Indian Civilizational Pedagogy as a Transformative Global Imperative”.

③ Shibashis Chatterjee and Udayan Das, “India’s Civilizational Arguments in South Asia: From Nehruvianism to Hindutv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99, Iss.2.

④ Esra Elif Nartok, “‘Hindu Civilization’ in Business: The World Hindu Economic Forum’s Intellectual Proj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99, Iss.2.

⑤ Priya Chacko, “Disciplining India: Paternalism, Neo-liberalism and Hindutva Civiliz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99, Iss.2.

⑥ Rani Singh and Tim Winter, “From Hinduism to Hindutva: Civilizational Internationalism and UNESCO”,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99, Iss.2.

⑦ Sebastian Haug and Supriya Roychoudhury, “Civilizational Excep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king Sense of Indian and Turkish Claim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99, Iss.2.

⑧ Benedict Coleridge, “Finding the Right Approach to India as a ‘Civilisational State’” (March 9, 2023), Lowy Institute,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finding-right-approach-india-civilisational-state>, retrieved March 30, 2023.

文明身份构建等话题。^①印度著名中印关系专家白康迪（Kanti Bajpai）在其著述《中国 VS 印度》的第一章即指出，中国和印度都是强大的文明型国家。^②印度知名化学家高塔姆·德西拉祖（Gautam Desiraju）也推出政治学著作《印度 2.0》，指出了威斯敏斯特体系的缺陷和局限，并主张印度作为一个拥有坚定宗教信仰和悠久历史的国家，应该更多地挖掘和认可本国文明，从中寻觅问题的解决方案。^③印度政治学者伊蒂·亚伯拉罕（Itty Abraham）在论文集《世界争鸣》中发表论文，系统分析了后殖民时期印度关于自身的文明叙事的发展。^④

三、结语

世界范围内围绕文明型国家的研究与探讨与日俱增，加入讨论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广泛，所讨论的议题也越来越具体和多元，例如，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和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区别，文明型国家与文明身份构建，以及文明型国家叙事对经济政策、外交关系、区域发展等的影响。与此同时，文明型国家与世界秩序、国际格局和西方话语的关系，仍是目前文明型国家相关研究的主要话题，值得持续追踪和深入研究。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博士后

① Vijay Prashad, “The Question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 An Interview at Guancha with Vijay Prashad” (February 5, 2023), Guancha.cn, <https://mronline.org/2023/02/05/the-question-of-the-civilizational-state/>, retrieved March 5, 2023.

② See Kanti Bajpai, *India Versus China: Why They Are Not Friends*, New Delhi: Juggernaut Books, 2021.

③ See Gautam R. Desiraju, *Bhārat: India 2.0*, New Delhi: Vitasta Publishing Private Limited, 2023.

④ Itty Abraham, “Narrating India in/and the World: Colonial Origins and Postcolonial Contest”, in Daniel Deudney et al., eds., *Debating Worlds: Contested Narratives of Global Modernity and World Order*.